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六十

寇洛上谷昌平人累世為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

家于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

周書曰從岳獲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伏侯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皆力戰有功

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洛為右都督以莫陳悦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洛于諸將中最舊齒素為衆信乃收其將士志在復讎既至原州衆推洛為盟主統岳衆

周書曰洛自以非才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
周文帝至平凉以洛為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
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
為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
令謚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録舊勲以洛配享文帝賜
姓若引氏
愚按周明亦好文之主畧同魏孝文孝文華其夷姓
而明帝又夷其華姓何也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有節概魏爾朱榮以為別將從討北海王元顥有功又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悦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昔朱伯厚王修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悦詐降悦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悦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悦而貴獨首

議迎周文周文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梁公定稱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沙苑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爲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周孝閔踐祚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初貴與獨孤信等皆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自以元勳每懷怏怏與信謀殺護

周書曰及期貴欲發信止之

為開府宇文盛所告被害貴從祖兄善字僧慶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爾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為長史普泰初為大行臺尚書天光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摠關中迎善復以為長史岳為侯莫陳悅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魏孝武西遷歷尚書左右僕射封襄城公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其官

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稱其有公輔量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子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

愚按李陵嫡系至是方入中國南宋書索虜傳以後魏為漢將李陵後誤

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隴西郡守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為臺牧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指或譏其不精荅曰賢豈能領徒受業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爾朱光擊破之

周書曰醜奴已敗其黨万俟道洛猶據原州尚未知

醜奴敗天光令賢塞圖之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投賢賢令阿寶僞為醜奴使紿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天光見賢曰此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助軍天光大悅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為主簿

周書曰道洛復乘虛奄至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為内應引道洛入城殺邪利賢率鄉人死戰道洛退走

又有賊帥達符顯晝夜攻圍賢間道詣雍州請援天光許之賢返賊營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偽負薪與賊樵採者俱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覺亂射之不中遂入告以大軍且至賊聞之散走

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為侯莫陳悦所害周文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州悦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為先鋒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

周書曰悅自刎賢亦被重創馬中流矢死
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
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
二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
敢死士一戰敗之
周書載賢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政令莫施惟以殘
剥為務以羈旅之賊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若從中
擊之賊必喪胆可計日取也衆從之分死士三百為

為兩道乘鼓譟而出賊衆大駭一戰而敗

狼斬闒遁走賢與三騎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

周書曰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摠一陣併力擊之周章相濟必摠萃於我衆寡莫敵便無以制之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

公之銳諸栅欲出則懼我疑兵進不得戰退不得走
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栅不攻自拔矣寧
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掩後熾營收其妻子
僮隸五百餘人幷輜重等後熾聞之棄寧與賢接戰
賢手斬十餘級賊大敗後熾單騎走授原州刺史撫

導鄉里甚得民和

周文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
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

禮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坐除名保

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帝及齊王憲在

襁褓不利居宅中周文令處之賢家六載乃還宫因賜

賢妻吴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

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賢以斯土良家勳

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

周書曰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慈惠我其何可忘

令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
籍朕處之若至親凡厥昆季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
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
被褥并御服十三環金帶一腰中廐馬一疋金裝鞍勒
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
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狄樂
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師
都督六人别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

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授賢河州摠管河州舊非摠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摠管府鎮遏之遂廢河州摠管改授賢洮州摠管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酋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摠管還於河州置摠管府復以賢為之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卒於京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

謚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弟詢字孝詢深沉有大畧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内益火故賊不得入帝善之累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隋文為丞相尉遲迥起兵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啟請重臣監護隋文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惟詢而已及迥平進上柱國改

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隰州摠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久之謚曰襄詢弟崇字永崇英果有籌䇿膽力過人周孝閔初以父賢勲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賢大竒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䕶代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周武平齊引忝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廣宗縣公隋文為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迥舉兵遣使招之崇初欲相
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隋文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
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何面目處天地間
乎章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
諷諭之崇不得已亦歸心焉及迥平授徐州揔管進上
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揔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
契丹等讋其威畧爭來内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
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沙城突厥圍

之

隋書曰城本荒廢又無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厚為其備夜中結陣待之崇軍由是苦饑

死亡畧盡突厥欲降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令効命以謝國家待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殺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

壯子敏嗣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宏聖宮者日以百數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

隋書曰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合意竟為姻媾　愚謂他人有女皆愛獨后應傷彼周家六尺孤安在幸女也若男亦

南北史合注

死耳則當此擇婿時肅雖有女誰題王姬而故國之
愴懷曷已史云如尚帝女昔真帝女也一嘆
後將侍宴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
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帝帝親御琵琶遣
敏歌舞大悦謂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令
受儀同敏不荅帝曰不滿爾意耶令授開府又不謝帝
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令授卿柱
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授柱國以本官宿衛歷豳金

華岐數州刺史多不涖職常留京往來宮內侍從遊宴
賜賞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
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獨深憐之湯沐邑乞迴
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
閼大興敏之策也從征高麗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
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
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宗人金才善衡等
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同誅其妻宇文氏尋亦

賜鴆終

愍考宇文述傳載宇文氏畏死承計誣夫謀反雖賜鴆非過獨嘆周家宗族殲滅無遺猶不保一女何罪於天而至此毒哉隋之文煬二君也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為戰鬬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

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
拒守而衆情頗異同遠乃按劒喻以節義因曰
周書載遠曰頃皇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正忠
臣立節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死中
求生耳諸君世載忠貞若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非
之將何顏見天下士
有異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
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為人所匿得免遠乃使

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

周書載遠謂賢曰令逆賊孔熾弟欲入朝請援兄晦迹和光內伺釁隙可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

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及爾朱天光西伐配遠精兵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為長城郡守後還高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孝武西遷封安

定縣伯魏文帝初嗣位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
升殿進爵為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皆有殊勳
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
州之榮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
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
務

周書曰遠畏避權勢若不在己

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為國之要乃領授

河東郡守遠敦奬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朞月士民懐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遷太子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以常理論實難救援但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歳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

周文率大軍繼進之乃潛師徃拔仲宻以歸仍從周文

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義州

宏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畧戰守之無

無不精鋭每厚撫境外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

至事泄被誅亦不以為悔嘗獵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

為伏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

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令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

魏將叚韶趨宜陽以送糧為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

其計遣兵襲破之詔遣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顗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遂不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

愚按孝閔母乃魏孝武妹馮翊公主又尚文帝文晋

安公主乃不懼國家有疑而懼大司馬有疑泰之無君

已從冷處覷破

衆未有荅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嗣公何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冦周孝閔踐祚進柱國大將軍復鎮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為相府司録叅掌朝政及晉公

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刺史梁州尋廢帝召
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為忠
鬼安能作叛臣遂就徵至京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
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
愛植植又有口遠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
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
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孝閔
與植質於遠前席辭窮謂孝閔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

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
爾誠合萬死於是護害植并逼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
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
謚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
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尚女義歸公
主以父勳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周文功高權重魏
廢帝即位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沖章武公
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諸壻為心膂基與義城

公李暉常山公於翼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廢帝深
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進爵敦煌郡公六官建
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踐阼出為浙州刺史尋坐兄植
合死以主壻又為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
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穆尤
所鍾愛每哭輒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
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
二州刺史敦煌郡公謚曰孝賢弟穆別見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後因官北邊遂家武川改姓紇豆陵氏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爾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為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周文既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禦為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

周書載禦說顯曰高歡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

姿不世志匡京洛公不於此時建効乃懷猶豫恐禍
不旋踵
顯即出迎周文稟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授尚書右僕
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爵廣
平郡公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舉大綱民庶稱之卒於
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為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
雍州刺史謚武昭子詹字持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
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復命與子遊處

隋書曰同師共業情契甚歡

七歲襲爵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出爲中州刺史鎭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𢈔輙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衆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光於洛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數州刺史涼安二州揔管俱有惠政進柱國隋文帝揔百揆代王謙爲益州揔管行至漢川西謙起兵攻始州𢈔不得進文帝命𢈔爲行軍元帥率軍揔管於

義張威逵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譙遣
開府李三王守通谷㢘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譙將
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㢘令將士
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譙將
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譙又命高阿那
瓌達奚碁等以盛兵攻利州聞㢘將至碁分兵據開遠
隋書載㢘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
其不意破之

睿遣上開府元宗趣劍閣大將軍宇文夐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阿那惠等道攻基基自午及申破之基奔歸於譙睿逼成都譙令達奚基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譙將入城基虔以城降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譙於市劍南悉平進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地近代已來分置興

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穜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畧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狎獠既訖即請畧定南寧

隋書載睿言曰自盧戎已東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

夸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

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薾蠻夷二裨

軍國又曰南寧州漢代牂牁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

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可益軍國

且其地與交廣接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伐陳之日復

是一機

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許後竟

遣史萬歲討平之本睿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隋文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進隋文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

昔公孫隗囂漢賊也光武與通和稱為皇帝

愚按隗囂臣於光武先書後詔無皇帝之稱不宜混入

尉佗於皇祖初猶不臣孫皓荅貴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或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未盡藩節誠

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淮海未滅必興師旅終當相屈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為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

册府元龜載書曰竊以戎狄作患防遏為難令皇祚肇興海內寧一惟有突厥尚為邊梗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志追昔士謹條安置北邊戰守事宜幷圖上呈

帝嘉歎久之荅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

內不自安屢請入朝徽還京師及引見帝為之興命審升殿握手極歡審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令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審初平王譙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忌遂大受金自穢由是勲簿多不以實諂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帝令有司案驗主者多獲罪審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帝慰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卒謚曰襄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人有離心

士與固志冠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讐全師而還敵人絶覬覦之望庚德而處覊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關之險

周書曰趙貴首唱大謀克復仇耻關中全百二之險與此不同二關疑有脫誤

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不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横忠勇奮發頻摧勍敵屢涉艱難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俱縻好爵各著勲庸

遂得兼仕文武聲彰出納位高望重光國榮家䄍蕚連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自周迄隋欝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殂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草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去已懼將來不容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

成閔帝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又無先
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為不幸梁禦豫奉與王參謀締構
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
梁睿以功臣握兵乃先身後國大義罔聞其負周甚
乎雖然猶以為人所教不至與奉十三錄金帶之李
穆同傳也亦云幸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九　北史六十一

李弼 曾孫密　李虎 缺

宇文貴 子忻 愷　侯莫陳崇 子穎 崇兄順

王雄　楊忠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父永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

生史蔚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冦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堦求仕乎初為别將從爾朱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

周書曰蔚先鋒陷陣所向披靡

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及天光赴洛蔚隷侯莫陳悦征討屢有尅捷及悦害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悦蔚

諫悅令解兵謝

周書載豳諫悅曰公無罪害岳又不能赴納其衆宇文夏州收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為主將報仇意固不小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

悅惶惑計無所出豳知悅必敗

周書載豳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略冠世悅智小謀大豈能自保若吾等不為計恐與同族

周文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自固是日豳密通於周

文許背悅至夜衍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衍妻悅之姨也時為悅所親委衆咸信之皆散走衍慰輯之遂擁歸同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大統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騅馬及泰所著牟甲賜衍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衍率軍居右左軍為敵所乘衍將其麾下九十騎

周書作六十騎

橫截之敵分爲二因大破之詳見周文紀以功進爵趙
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
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鼓譟曳柴揚塵貸
文以爲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
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殞絕於
於地守者稍懈睨其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資治通鑑曰侯景請降詔弼同儀同三司趙貴將兵
一萬赴潁川及至景欲因會執弼貴貴疑不往貴欲

誘景入營執之㣧止之及梁將羊鵶仁遣長史鄧鴻至汝水援景㣧引兵還長安　通鑑注曰㣧之止費不欲為東魏去疾且引兵而還不與梁戰則禍集於梁斯言得㣧心矣

歷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㣧等參議周孝閔踐祚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户前後賞賜鉅萬㣧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

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於位明帝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義安長公主遂為嗣嘗卧疾朞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費

周書曰魏廢帝有異謀太祖授暉武衛將軍揔宿衛事尋廢帝

魏恭帝三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大司出為岐州

刺史從文帝南巡率公卿子弟別為一軍孝閔即位襲
魏國公建德元年出為涼州總管時渠蓬二州生獠積
年侵暴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書勞之暉弟衍少專武
藝慷慨有志略仕周為義州刺史封真鄉公主譙起兵
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
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
京卒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綸弟晏開府儀同三
司趙郡公從平齊殁於并州子愃以晏死王事即襲其

官爵曜既不得嗣朝廷以猶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名將猶弟樹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別將從爾朱榮破北海王元顥榮誅

周書曰榮被害樹從爾朱世隆奉榮妻奔河北

隋爾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樹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尋為周文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樹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

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樹形貌本如此周文初亦聞樹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謂人曰但問膽決如何何須八尺之軀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爵汝南郡公出為總督延綏冊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寬子容字法正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客無愛吝與楊玄感為刎頸交後更折節躭學尤好兵書誦皆上口　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

新舊唐書曰客頭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為隋煬帝左親侍嘗出伏下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述以客對帝曰此小兒顧盻不常無令宿衛他日述謂客曰君家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客大喜謝病歸感勵讀書嘗一日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且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客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謂其子玄感曰吾觀李客識度

若等不及於是傾心結納

及玄感有逆謀各容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為謀主密

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

隋書曰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

間一道理極艱危

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

隋書曰不過盡月齎粮必盡

不戰而擒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衛文昇不

足為意今率衆務早入西
隋書曰今宜率衆經城弗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
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攻當必克
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先向東都以引歲月
隋書曰若隋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
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
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
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

容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復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容揣知其情請斬之

隋書載容謂玄感曰福嗣原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為所誤請斬以謝衆玄感不從容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問容容以為不可

隋書載密諫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東都守禦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宜身先士衆早定關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

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强兵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

隋書曰玄感欲圍弘農宮請諫曰公今詐衆入西軍

事在速況追兵將至安可覊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

不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閒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之家尋為鄰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防禁漸弛密每夜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

牆而遁

韓昱壺關録曰歷亭鎭將王該認容形狀獲送宇文述容佯患足疾防守者一日僅行一二十里忽至一澗水深岸險容佯蹶而墜良久若未蘇防守者無計下許遂以手中槍戟引之容以手援戟佯作失勢推戟向水守者手探不及遂放却容得鎗觸守者二人俱斃遂投郝孝德於平原　革命紀曰容投賊帥郝孝德説之曰若能用容計河朔可指麾而定孝德曰

饑荒求活性命何敢別圖翟讓等徒衆絶多請兵送公於彼是日孝德以馬一匹自送至河執袂飲酒而別軍中慕從者亦數十人仍遣兵馬將送密於翟讓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赦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性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

隋書載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

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巾沾巾何所為
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異樊噲市井徒
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罷寄言世上雄
虛生真可愧
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怪之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容亡
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秀才家君明從
子懷義後告之容得遁君明王秀才竟坐死容投東郡
賊帥翟讓

資治通鑑曰讓韋城人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即破械出之讓拜謝曰讓幸矣奈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故捨死奉脫何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但自免勿憂吾讓遂亡命瓦岡為羣盜

乃因王伯當以策于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名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

隋書及通鑑載密說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惟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

勸讓直趣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敗大懼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

隋書載密曰須施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很可一戰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

戰密分兵千餘人設伏林間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掩其後大破之斬須拖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讓以廓清天下為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隋書及通鑑載密說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率大衆掩襲彼素無豫備取之如拾草芥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後檄名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

柄除隋社稷布將軍政令豈不盛哉讓曰僕起隴畝

計不至此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候得倉別議之

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

興洛倉破之開倉賑百姓

略記云密遣將軍襲倉二城二府兵擊退之尋悉衆

來攻府兵敗遂入據倉然二府將士猶各固守小倉

城二十餘日不下既而救絕食盡城乃下密開倉恣

民所取老弱襁負招納降者日數百千萬人于是趙

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歸附　革命紀載密說讓曰洛口倉米逾巨億請公發一命使密奉之告諸道英雄就倉食米必當響應然後稱帝號以定中原云云讓曰自顧庸賤好如此謀願奉公為主密懷懼改容拜讓亦拜言宴盡歡各恨相知晚即日讓作書與密散告諸處賊首並克期定日紹會洛口倉食米

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居之讓上密號為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

壺關録云王伯當令密於西垣校射書王宇堋上如錢約中者為主其次以近遠為拜官高下使賈雄執矢仰天而誓密正中宇心遂奉為主　河洛記云改大業十三年為永平元年與此不同
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讓為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虎牢歸密密因遣仁基

與孟讓襲破田洛倉據之俄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説密令裴仁基守田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鋭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

隋書載孝和説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若親簡精鋭西襲長安必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長驅崤函掃蕩京洛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繼起常恐他人我先

噬臍何及

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洛陽未下

恐不肯西入

隋書又曰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則大業隳矣

李和請間行覲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希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

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率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黄之地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㐌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太宰捴衆務奪密權凡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為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

勝破其營會日暮容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容所欲為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容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容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讓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創容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首求哀容並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容担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

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

資治通鑑曰密復率衆向東都大戰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强弩鳴千鼓衝之世充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於陣世充僅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

戰被執其黨勸容即尊號容不許

資治通鑑曰時偃師栢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内郡丞柳燮戢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容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容官屬裴仁基亦請正號容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及唐師圍東都容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宇文化及弑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容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容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

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

隋書曰密知其軍食少利在速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

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隷破野頭耳父與凡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弑虐

隋書載密言曰荷國士之遇者當以國士報之何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既行弑虐又規篡奪人神共忿

將欲何之
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
大言曰共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
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如其糧且
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
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盡廼與密戰
於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於汲縣墮馬悶絕左
右奔散追兵且至賴秦叔寶捍衛以免叔寶復收兵力

戰化及乃退掠汲郡北趣䣝縣以輜重留東郡遣其刑
部尚書王執守之執以郡降容以執為滑州總管容引
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弑帝人於弘達
以獻東恭帝帝以儉為司農少卿使名容至溫縣聞世
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
資治通鑑曰容開洛口倉散米無方取之者隨意多
少或離倉後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
車馬所輾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

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間望之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如流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

世充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

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衆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已真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

資治通鑑曰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且將相相屠謂旦夕可平而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亦陰圖取密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邙山待之

資治通鑑載裴仁基力請無戰見後仁基傳又載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難以應敵且世充之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常談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世充令數百騎渡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之

資治通鑑曰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心不設壁
壘
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
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為其部下所殺翻城
而降世運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
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密候
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遁元真以
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

世績幾死其心安可保容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容自虎牢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

資治通鑑曰容與諸將共議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共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不日亡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容曰孤所恃者衆衆心不願孤道窮矣乃欲自刎

衆皆泣莫能仰視容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

容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

唐公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佐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

路使唐公不戰得長安亦公功也衆咸曰然

資治通鑑載容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能與孤

偕皆行否伯當曰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雖分

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

容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

州以逃叛見殺事詳唐書

資治通鑑曰初密破黎陽倉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舊唐書曰時李世勣為黎陽摠管高祖以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世勣表請收葬許之歸其屍世勣發喪行服備君臣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塟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器之多有歐血者邴元真

降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
真背密詐與會伏甲數而斬之以首祭密冢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徒居夏州父莫豆千
保定中以貴勲追贈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
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
侯何能為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
源子邕城固守以貴為統軍

周書曰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榮圍之賊屢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復穿地道潛出北見爾朱榮陳賊兵勢榮納之

後從爾朱榮擒葛榮於滏口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至都督北海王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爾朱榮有功入為武衛將軍閤内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大統三年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

降東魏遣將尭雄趙育是云寳率衆二萬攻頴川貴自洛陽率歩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頴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

周貴戴貴言曰尭雄等見頴川孤危又謂吾寡弱若悉力攻頴必指掌可破既陷頴川便與任祥等合為害滋甚吾令屯兵陽翟使入其數内若統一陷吾輩坐此何為

周書又載貴言曰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

出其不意進則狐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君悉力擊

之何往不克

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貴

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鬬雄大敗走趙育於陳降任祥聞

雄敗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文

帝在天游園以金巵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賜之貴一

發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累遷外府左長史進

大將軍宕昌王梁彌是為宗人獠耳所逐來奔又有羌首傍乞鐵忽因梁企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弍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擒斬鐵忽及五醜又别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其功遂立碑粟坂以紀其績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逈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盐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柘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救隆州又令開府盛亞擊柘及

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

太平御覽曰蜀郡有大蟒殺人上有祠每年土人裝嚴一女置祠側妻神蛇輒吸去不爾即多傷人貴總管益州致書為神媒擇日設樂送一玉女像配神自此無前害

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名任俠傑健者署為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周孝閔踐阼進柱國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還進封許國公邑

萬户舊爵㓁封一子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躭奕
基流連不倦然好施愛士人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
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卒贈太傅諡曰穆子善嗣
弘厚有武藝弟忻字仲樂幼敏慧為童兒時與羣輩戲
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
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
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髙
名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韋孝

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六軍兵甚盛帝憚欲旋忻諫曰以陛下聖武乘敵人荒縱何往不尅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挺身逋請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

周書載忻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應自古行兵莫盛於斯

昨日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

周書曰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服勝

今破竹形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大將軍尋與王軌破陳將吳盟徹於吕梁進柱國除豫州揔管隋文龍潛時與忻情好甚恊及為丞相思顧彌隆尉遲廻舉兵以忻為行軍揔管隨韋孝寛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惟忻而已廻遣子惇盛兵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

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
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迥背城結
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高
熲李詢等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
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
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隋文謂曰尉
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筭策無全陣
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卧内

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寵顧彌重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其下輙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帝嘗欲令忻擊突厥高熲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將領甚有威名帝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

家口籍沒

予嘗論曰異哉隋文之優司馬消難而救宇文忻也

何德罪而仇功倒置乃爾夫當尉遲迥討堅消難寔

與連雞但事敗奔陳耳然陳亡消難歸猶以舊恩引

見曰臣友外名篤舊而內寔憐忠噫忻誅伏此蓋人

第知高熲佐隋以功人容不知忻擊迥以功狗尤奇

何也謂迥宿將兼國甥實隋敵故韋孝寬等咸戰不

利卻周興隋滅將移瞬決獨忻突出一計擊鄴城觀

戰輩致騰藉走而因以破迴吾故曰功奇不以受禪後翻忌譴忽生致怨望謀反誅兎死狗烹果以是耶是不然則還覩司馬消難所以優而乃知忻所以死或曰忻功最不應及此則頻運籌功執與忻胡忽免忽獄忽除名向非爵列武陽而勛超開府舊周恩渥當不至是惟有斫頭耳無乃負心乎且勸隋文族宇文者虞慶則則誅謂於周世公首引隋文輔政者劉昉則誅謂於用顧命當隋文輔政願以死奉公者李

德林則又叱斥交加亦幾誅謂魯爲周武所寵以天上人推從人貴乎亦詈人貴乎故必舉消難所以優合之頰所以發慶則昉所以誅與德林所以詬斥交加幾及頰俱誅而乃愈知忻所以死也夫忻因兩進平齊策爲周武褒嘉進大將軍其死當以是獨怪李穆亦周大臣以十三鐶金甲媚胡不誅亦不譴猶功名終然其子若孫卒族煬帝手王誅漏而天誅又逼吾領人臣終以忻輩鑒也夫不爲忻則寧爲消難曰

或得優

忻弟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為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隋文為丞相加上開府及踐阼害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别又兄忻有功故見殺

周書曰使人馳赦之僅得免

及遷都帝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捴大

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
揔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
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
已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
作大匠歲餘拔儀同三司爲將作少監文獻后崩愷與
楊素營山陵帝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即位遷都洛
陽以愷營東都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宏侈東都制度窮
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

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為一寸推而引之又引時議者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為臆說事不輕見今

録其疑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曰臣愷謹
按淮南子曰昔神農御天下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
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
遷延入之臣以為上古朴畧剏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
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
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
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

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案之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二七愽四修一

隋書止云唐修七博四修少西字

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顛倒不同山東禮

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欲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之堂基方得為上圖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倣夏

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二筵礼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户白綴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

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大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

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日之照牖六尺其外培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

象四海圖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

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夸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

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

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窻象八風

隋書作室八牕

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

王十八日内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宫

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

賦曰乃營三宫布政頒常複廟重房八達九房造舟清

池性水決決薛綜注云複重㿉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圖墻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

皆除之臣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
室方搆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
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
城南造圓墻左壁水外門在外內廻立不與墻相連其
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開通巷違舛處多其
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
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叉執政復
改為九室遺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

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文皇帝對饗鼎爼簠簋一依商禮梁武即位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爼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内有焚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

齊二代闕而不修大享之典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劉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摠撰今圖其様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不果行以度遼功進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其先魏之别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征葛榮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

周書曰於是大呼衆悉披靡無敢當者

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岳為侯莫陳悦所害崇與諸

將同謀迎周弍周文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為悅守周文遣崇襲歸直至城下即據城門

周書曰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到城下餘衆皆伏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

時李遠兄弟在城内先知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擒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流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又别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柱國大將軍六官建大司空周孝

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三
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
人常昇曰吾比日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駕今夜
還不過晉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發其事帝集諸公卿
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
逼令自殺葬禮如常儀謚曰躁護誅改謚莊閔子芮嗣
位柱國從武帝東代率衆守大行道并州平授土柱國
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大業初以譴流嶺南芮弟顗字

遵道少時有器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頡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頡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頡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言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今漸加慰撫不可戰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名其渠帥以

隱匿者付之今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陳之役以行軍揔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揔管段文振渡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士民送者莫不流涕立碑頌賴清德後拜郇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賴為第一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夸怨叛妙簡清吏徵賴入朝帝與言平生以為歡笑即

日進大將軍拜桂州揔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恩信民夌悅服煬帝即位頼兄梁國公蒍坐事徒邉朝廷恐頼不自安遂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頼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伏拜南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崇兄順少毫俠有志度初事爾朱榮為通軍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同里閈素相友善且崇先在闗中周文見之甚歡爵順河郡公及梁命定圖逼河州以順為大都督與趙貴

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大統四年魏文帝東伐順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與賊戰于渭橋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氐苻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

周書曰安壽自號太皇攻破武都州郡騷動順以大都督往討賊屯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如勢窘迫遂款附

周孝閔踐阼拜少師進柱國其年卒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父崘以雄功追贈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踐阼授少傅進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封庸國公出為涇州摠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邙山與齊時斛律光戰光退光

周書曰雄與明月戰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

左右皆散失又盡唯餘一奴一矢雄棊稍不及兇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兇反射雄中頟抱馬走至營卒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別見

楊忠弘農華陰人父禎見本紀忠美鬚髯身長七尺公寸狀貌瓌偉武藝絶倫識量深重有將率略年十八客游泰山會梁兵陷郡因没江南及北海王元顥入洛乃與俱歸顥敗爾朱度律名為帳下統軍

周書曰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忠時預焉
後從獨孤信屢有軍功又與信從魏孝武西遷東魏荊
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信討之與都督康洛兒元長
生乘城入
周書載忠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
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乃得入
彎弓大呼斬纂以狥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
信俱歸西魏周文帝相魏名居帳下嘗從周文狩於龍

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抉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搻於因以字之從擒竇泰破沙苑陣封襄武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不敢進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以功歷雲洛二州刺史芒山之戰先登陷陣除大都督及侯景渡江梁氏衰敗周文將經略乃授忠都督襄廣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梁宣帝時以岳陽王爲雍州刺史雖稱藩尚懷貳心忠自樊城難兵難濵易旗遽進實二千騎

梁宣登樓望之以為三萬懼而服又攻梁隋郡尅之護其守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進圍安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恐安陸不守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南人多習水軍不習野戰仲禮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溠頭擒之悉俘其衆安陸竟陵並降梁孝元大懼送子方略為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為限梁以安

陸為界忠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位大將軍十七年梁孝元逼其兄邵陵王綸綸送質於齊欲來寇

周書曰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開門納焉

梁孝元密報周文因遣忠討之

周書曰詰旦陵城日昃而克

擒綸數其罪殺之初忠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反譖忠言在軍大取金寶周文以忠功重不問忠悔不殺仲禮故至此殺綸忠間歲再舉盡定漢東地甚得新

附心賜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代江陵忠為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刄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江陵平周文立梁宣為梁主令忠鎮穰城孝閔踐阼入為小宗伯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皆不反命及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

周書曰城西面峭絶徒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

以西忠勒馬不動

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名武時齊鎮城伏敵遠勒甲士三千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忠以二千騎殿至洛南皆解鞍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食畢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不敢逼遂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隋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

其祖賦保定三年為大司空時朝議與突厥伐齊公卿咸以齊兵强國富斛律光未易可當非十萬衆不可忠獨曰萬騎足矣光豎子亦何能為三年乃以忠為死師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寺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遊兵河上自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享將士席卷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大破之留楊纂屯靈丘為後拒突厥木杆可汗控地

頭可汗步離可汗以十萬騎來會攻晉陽時大雪風寒齊人悉其精銳鼓譟而出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戰衆失色忠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乃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周武帝将拜忠為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已出為涇州揔管是歳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應接突厥時軍糧少諸将憂之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出忠

陽怪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攻除之又令突厥使者馳告曰可汗入并州留兵馬十萬在長城下故令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其破之生者皆懼忠慰諭遣之於是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稱賜錢三十萬布五百匹穀二千斛以疾還京周武及晉公護屢臨視卒贈大保都督同朔等十二州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

愚按忠此傳本史已列隋文帝紀前所以改置者明其爲周臣受周恩而深恨忠子堅纂周又族宇文致君臣與父子之道兩傷也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遇方面室其膚績帷幄盡其謀猷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竊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討函谷將劉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與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顛

覆固其宜也

宋祁新唐書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與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然禮賢下士乃田横之徒去陳涉遠矣雖然使密不為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世云

宇文貴貴負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暨愷學藝並該思理通贍規

矩之妙參蹤班爾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今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逢戰爭輕騎啓高平之扉迮馬得長坑之俊茂績元勲位上袞而識懃明哲遂以凶終惜夫王雄身參佐命其人傑乎

揚忠弘將略於周朝啓帝圖於隋室非所望也亦云功我雖然忠子不如雄子義 謂王誼

初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戴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建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八人周文威權甚重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容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師柱國大將軍總百揆都督中外

諸軍宇文泰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宗伯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本史止作李諱今改從名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公公獨孤信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大司　常山郡開國公

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是為八柱國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廓即魏恭帝也令狐德棻以唐人作周書不敢書李虎名猶云本祖太祖耳若擠於廣陵王前則非至宇文泰書周帝而魏恭帝反書姓名史臣倒置冠履乃爾北史因而未正何也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
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
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
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
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諸軍
事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陳留郡開公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王雄　是為十二大將軍　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戰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惟辦弓力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並資官給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義王王元子孝梁王元儉及念賢王思政亦拜

大將軍子孝儉以宗室而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
俱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
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故自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後有
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下並不得預於
此例

愚按此八柱國者除文帝列周本紀外餘皆有傳獨
無李虎傳謹摘兩唐書所載錄于左　劉昫舊唐書
曰虎隴西狄道人西凉武昭王暠後西魏左僕射封

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信孤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八柱國家賜姓大野氏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謚曰襄隋文帝作相復本姓　宋祁新唐書曰虎西魏時官至太尉餘皆與舊唐書同略無事迹故予為之論曰吾今而知子若孫為帝翻不及子若孫為相也唐房玄齡魏徵為相則父彥謙與祖釗之虛譽忽隆唐高祖為帝則祖虎之實績亦掩今讀北史彥謙傳津津數百言幾如碑板家溢美其而

子力我而釗則從魏書無名內突見名北史且力止魏太武教掠降城撫衆肫如又謚如也何昔晦而今昭或孫騰而祖憑乃獨於功高望重列名八柱國之虎寂然也僅題曰柱國大將軍隴西郡開國公李諱或曰諱唐祖耳不諱姓又諱功耶且八柱國中除宇文泰列本紀外若元欣獨孤信若李弼趙貴若于謹侯莫崇崇皆炳烺史傳而獨缺虎傳不見十二大將軍乎又缺隋文帝父忠傳以詳列本紀首所以教後

代也乃後之兩作唐高祖本紀者或未讀隋文紀又或并不記周書北史無虎傳而以詳忠例詳虎譜誌耳官爵耳若無功豈不惜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七